



被碾协警仍未脱离危险

目前正处脑水肿高峰期,嫌犯家属已出3万医疗费
“教师新村碎尸案”方一的辩护律师将为罗国华辩护

记者 鲁龙飞

协警罗映辉的恢复情况一直是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。昨天下午,记者从罗映辉家人处获悉,目前他正处于脑水肿高峰期,意识比前几天要微弱一些,除了会说一些意识不清醒的胡话之外,只会偶尔喊,“疼!”据悉,由于罗映辉的身体素质很好,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大。

病情

脑水肿高峰期仍未脱离危险

昨天下午,记者来到病房探望时,罗映辉仍在病床上沉沉地睡着。“儿子受罪了,现在都数不清是第几瓶水了。”罗妈妈眼眶红肿着说,“医生说他目前正处于脑水肿高峰期,意识比前几天要微弱一些,每天早上8点就开始挂水,一直持续到晚上。有时候甚至要挂一整天。”

由于罗映辉还不能喝水,家人只好从护士要了点棉花棒,沾水后擦拭罗映辉干得起皮的嘴唇,“他现在粥都不想吃,我只能喂他喝点水。可能他觉得难受,喂他时都不愿张嘴。”罗妈妈称,当妈妈的看到孩子痛苦的样子,有时候甚至想,躺在病床上的为啥不是自己?

“已经过去好几天了,他的意识还是不清醒。有时疼的时候,会将放在身体两侧的双手举起来,去抚摸头部。”为了避免罗映辉的手碰到头部伤口,照看他的家人和同事每天晚上都轮番值班,彻夜看守。

记者从医院了解到,前半个月主要对他采取止血、消肿的保守治疗,后半个月观察他有没有其他并发症的出现。医生介绍说,由于罗映辉比较年轻,身体也很结实,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大。

温情

“手镯会伤到小辉哥哥,取下来”

恰逢周末,罗映辉的亲朋好友都来到医院。看到躺在病床上的罗映辉,不少亲朋好友都流下眼泪。罗妈妈每次都要强忍住泪水,挤出一丝笑容来安慰亲戚。“我现在什么也不想,就是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。”

在病房中,记者看见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,瞪着两只乌溜溜的眼睛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罗映辉,喊道,“哥哥……”见没人答应他,便嘟起嘴巴坐在旁边的病床上。罗映辉的小姨告诉记者,小男孩是罗映辉的小表弟,今年才6岁半,怕他淘气,原本不想带他来,没想到他来了之后,还懂事的。罗映辉的小姨笑着说,“当我伸手去摸小辉时,小家伙一把拉住我的手,说道,‘妈妈,手镯会伤到小辉哥哥,你取下来,好不好?’”

进展

嫌犯家属已拿出3万医疗费

据悉,罗国华的亲属经过与交警部门的协商,已于5月27日去省立医院直接支付了罗映辉的医疗费用3万元,但双方并未见面。对此,罗映辉家人表示,“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,他们即使道歉了,我孩子身体就不痛了吗?”

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,未经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”曾为制造“教师新村碎尸案”的方一辩护的王亚林律师,已经接受罗国华家人的委托,担任罗国华的辩护律师。

为了妻子失手刺死父亲,进了监狱妻子要离婚 谁来挽救他备受煎熬的心?



制图 张晶晶

程俊华 连璧 尤仁祥 记者 刘欢

父亲侮辱儿媳对儿子不忠,推倒怀孕的儿媳。儿子沈某上前刺死父亲,判了重刑坐进监牢。过年了,沈某给妻子打电话,想给妻子寄点钱,妻子却告诉他要离婚,沈某的心凉了半截。

气愤之下失手刺死生父

家,是人们歇息的港湾。而出生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东北村的沈某,却从小生活在一个并不和睦的家庭。

因父母感情不和,沈母多次受到家庭虐待,最后选择了喝农药自杀身亡。年幼的沈某姐弟三人,跟随并不富裕的外公外婆生活,从此跟父亲形同陌路。

长大后,相依为命的姐姐出嫁了,弟弟跟着不良青年,误入歧途,因抢劫罪被投入监狱服刑,后来莫名自杀身亡。之后,孤独的沈某结识了外地一名女子并结婚,婚后育有一子。他种田为生,与附近种田的父亲时有磨擦。

沈妻第二次怀孕时,沈父用刻薄的语言侮辱她对沈某

不忠。沈妻气愤,去找公公理论。沈父却与家人将怀有身孕的沈妻推倒在地。这一幕恰巧被赶来的沈某看到。

气愤之下,沈某刺自己的父亲,导致父亲失血过多死亡。案发后,村民写了联名信,为沈某求情,说他本质不坏。但这并不能改变沈某因情绪失控酿下的大错,以及将要为此承担的代价。2008年9月,沈某被投入巢湖监狱七监区服刑。

背负着亲情犯罪重枷、本身内向的沈某,在监狱愈加孤独。哀莫大于心死。唯一让他牵挂的,就是大墙外的妻子与一双儿女,他们是他改造的动力。

为妻寄钱时,妻子要离婚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2011年春节前夕,怀着对妻子、儿女深深的牵挂之情,沈某省吃俭用,从自己的大账里取出500元,准备给妻子寄去。

1月17日,他和妻子通了电话。他告诉妻子,他要寄钱回家。电话那头良久没有回应。半晌,妻子支吾着说要和他离婚。

沈某懵了,却不知道怎么挽留。

沈妻的手有点残疾,生活能够自理,却没有能力养家糊口。因为不是当地人,她没有土地,两个孩子又要上学,家庭非常困难。沈妻曾向村委会申请低保,却因名额有限未被批准。孩子的学业,只能靠孩子的姑姑资助。她能想到的出路,只有离婚。

恍惚的他或许会自杀

“她难道不知道,我在监狱里唯一牵挂的就是他们吗?我还是因为妻子才犯罪的,难道连她也要抛弃我吗?”一连串的问号,在沈某心中长成结实的疙瘩。

连日的精神恍惚,引起巢湖监狱管教民警注意。七监区向监狱狱内侦查科汇报后,矫治监区对沈某进行自杀危险心理评估。

耷拉着脑袋,眼眶发黑,眼窝深陷,心理咨询师问话时,他反应较为迟钝,两行眼泪顺着面颊,簌簌而落。

评估结果显示:沈某存在严重的自杀危险。七监区对沈某采取留监措施,六名服刑人员对他全天监控,同时辅以个别教育谈话,鼓励他面对生活的挫折。民警多次劝他换位思考,才平复了他的心情。

两次家访挽回一个家

为缓解沈某家庭的现实困难,七监区为其子女申请了阳光救助,让他四年级的女儿继续上学。春节期间,巢湖监狱还为沈家送去特困犯救助,暂时缓解他的家庭困难。

2011年3月9日,七监区两名民警第一次家访。那时,法院已经对沈妻提出的离婚立案了。

民警把沈某改造的视频播放给沈妻看,听着沈某挂念的话语,流着泪的沈妻并没有放弃离婚的打算。民警一边劝说沈某,一边努力解决沈家的困难。

经过2个月的努力,5月16日,巢湖监狱七监区分管管教的领导与民警再次来到夹沟镇司法所。民政所工作人员从村委会为沈家争取到三个名额的低保。沈妻答应了暂缓离婚,并对民警第二次家访表示感谢。

“妻子毕竟还年轻,她以后能不能坚持等我,我想我可以理性对待。不管怎样,监狱和社会各界为我做了这么多,我已经没有理由不踏实改造了。”沈某彻底打消自杀念头,露出久违的笑容。